

● 外国畅销小说系列

# 不如归

〔日本〕德富芦花著

于雷译

出版社

3.4

责任编辑 王守勋

封面设计 李勤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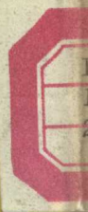
妇女的心，是忧伤的库，痛苦的家……悲戚的万斛之泉。有谁饮这泉水，伴着她们流泪啊！

……固然，时代推移，思潮在变，但只要人情不废，则清纯之泪，不会不永远净化人们的灵魂，抚慰沦落者的心。

—— 德富爱子

ISBN: 7-80556-246-6/I·100

定 价: 2.30元



# 不 如 归

〔日〕 德富芦花 著

于 雷 译

沈 阳 出 版 社

1989年·沈阳

责任编辑 王守勋  
封面设计 李勤学  
责任校对 张 燕

## 不 如 归

〔日〕德富芦花 著

于 雷 译

---

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

---

开本 787×1092<sup>1</sup>/<sub>32</sub> 字数 132000

印张 6 <sup>1</sup>/<sub>8</sub> 印数 1-15000

1989年1月第1版

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7-80556-241-6/I·100

定价: 2.30元

## 内 容 介 绍

《不如归》是日本古典言情小说名著。写于明治初年，该书问世后，曾轰动朝野，风靡全日本，连续印制一百多版，至今畅销不衰。

书中叙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。片冈浪子是日本典型的美丽少女，依传统习俗嫁给了川岛武男，小夫妻同床共枕不到三个月，就亲近得宛如前世知音，哪怕是片刻分离，也会化做相思的泪泉。然而，这爱慕却遭到了浪子婆母和几个卑俗者的嫉恨。丑陋不堪的山木之女朝思暮想投入武男怀抱；心怀鬼胎的千千岩（武男表兄）挖空思想占有浪子。于是，那群小人给这对恩爱夫妻导演的爱情悲剧，拉开了序幕……

《不如归》曾由著名学者、翻译家林琴南意译，震动文坛。现又由翻译家于雷先生按原文精心译出，语言精练，译文流畅。如诗的妙语，丰富的人性味，对人间苦辣辛酸的描绘，无不催人泪下，发人深思。

## 作者序

---

### 写在《不如归》一百版卷首

《不如归》发排第一百版，趁校订之机，重读旧作。这是一篇幼稚的小说。如果写写纯朴的童话故事，倒也好些；然而，这里为了使场面热闹些，硬凑了千千岩和山木之间格调不高的戏剧性场面，画蛇添足地写了小川某女等等，要挑毛病，那是不胜枚举的。即使面对第一百版的欢呼声，我也还是想改得再好些。然而，事到如今，重写又大不易，终于，只作了校勘。

十年后重读，蓦然想起一件往事。那是这部小说孕育成熟的一天晚上，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我在相州逗子的“柳屋”租了个房间住下。有一名妇女病后休养，带一名儿童前来投宿。恰是盛夏溽暑，所有旅店无不客满。我不忍看她们走投无路，经与妻子磋商，把我们租来的十六平米的两间小屋，暂借一间给他们住下。夏天嘛，间壁也徒具其形，无非薄帘一张而已。风也穿堂过，话也听得清，一月间就处得很熟了。她是个三十四、五岁受过苦的人（并非《不如归》中的小川某女），擅于述说情深意浓的故事。虽是夏季，日暮之后，阴云四起，在那宁静的夜晚，男孩已经出去玩耍，剩下这位妇女、我和我的妻子便一同闲聊。忽而，女人讲了一段那么令人酸鼻的见闻。那是“浪子”的故事。当

时已家喻户晓，而我却初次听说。诸如浪子因患肺结核被迫离婚，武男十分悲伤，片冈中将怒接亲女，为病女新盖静养室，带浪子漫游京阪终生留念，以及川岛家赠送的花束咸被掷还等等，只这些是事实。那女人边呜咽，边侃侃而谈。我倚在佛龕前的立柱上呆呆地听着。妻子低着头，不知不觉太阳落了。古老的乡间小屋，室内昏黄，只有讲故事人的睡衣白花花的。她叙过浪子弥留之际的悲伤后，说：“听说浪子是这么讲的：‘再也不生为女人！’”那女人说罢，终于唏嘘不已。谈话结束了。一股冷气，闪电般从我的脊骨掠过。

这女人不久恢复健康，这一夕谈话留作谢礼，她回京去了。逗子之秋，变得冷清，而那女人谈话留下的印象却永不消逝。大浪朝夕，传送悲声。伫立在萧瑟秋光下的海滨，那不在人世的人，身影却浮现在眼前。过度哀怜，凝成苦痛，不设法排解是不成的了。于是，在谈话的骨架上信手补些血肉，便草就一篇不成熟的小说，发表在《国民新闻》，其后又做为单行本，由民友社出版，这便是本篇《不如归》。

再，《不如归》的瑕疵，乃笔者才疏所致。尽管如此，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，这是因为浪子本人在逗子夏夜，借那位妇女之口，向读者诸君亲自倾诉的结果。总之，笔者充其量不过当个传声筒罢了。

明治四十二年<sup>①</sup>二月二日

于昔日武藏野、今日东京府、  
北萨摩郡千岁村粕谷里

德富健次郎<sup>②</sup>

① 1909年。

② 德富芦花原名德富健次郎。

## 目 次

### 上 卷

- 一、夜来香..... 1
- 二、花溅泪..... 7
- 三、采蕨行.....10
- 四、山木馆.....17
- 五、将军府.....27
- 六、婆家风.....37
- 七、雁传情.....44

### 中 卷

- 一、小别重逢.....49
- 二、拂袖而去.....57
- 三、婆媳之间.....66
- 四、夜来风雨.....73
- 五、乍暖还寒.....85
- 六、母子激辩.....88
- 七、父女说梦.....98



八、碍难启齿.....	105
九、堕入陷阱.....	109
十、不测风云.....	113

## 下 卷

一、甲午战.....	117
二、寡妇恨.....	130
三、梦中情.....	139
四、浪边泪.....	144
五、传教女.....	152
六、战地书.....	162
七、空悲切.....	166
八、紫手帕.....	170
九、七夕诀.....	175
十、断肠碑.....	180

## 上 卷

---

### 一、夜 来 香<sup>①</sup>

1 上州<sup>②</sup>伊香保镇<sup>③</sup>千明旅馆的三楼，纸格窗开了。一位少妇在眺望夕阳景色。她年约十八、九岁，挽着个标致的发髻，系着草绿色衣带，穿一件银白色碎花绉绸罩衣。

清容洁白，蛾眉微蹙，腮边显得消瘦；若说有瑕，这倒也算是美中不足。然而，她风姿绰约，举止典雅，性格娴淑。可以这样评定：这位少妇既不是朔风中凌空傲立的梅花一朵，也不是烟春里疑似蝴蝶翻飞的樱花一枝，而是夏日暮霭中清幽怡人的夜来香。

春日的金乌西坠了。远方的日光、足尾等越后<sup>④</sup>与上州边境上的群山，近处的小野子、子持、赤城<sup>⑤</sup>等峰峦，抹上了落日的余晖，织出了绚丽的晚霞。终于，只听下方别了孤朴枝头、戛然长鸣而去的乌鸦叫声也染成了金色时，两叶浮云从赤城山的背后悠然升起，三楼的少妇不由得凝神呆望。

① 小标题系译者所加，下同。

② 日本古时上野国的别称。

③ 日本群马县榛名山山腹的温泉地。

④ 日光山在栃木县日光市的火山群，足尾是泛指栃木县上都贺郡的群山。越后，日本古国名，今日新潟县。新潟、福岛、群马三县的交界处有群山起伏。

⑤ 群马县前桥市北部的复式死火山。

那云，足够双手搂抱，喧腾腾，娇滴滴，缓缓地辞别了赤城山顶，在一望无垠的太空中，象两只金色的蝴蝶比翼齐飞，幽闲地向足尾山飘去。少顷，夕阳西下，暮色苍茫，寒风瑟瑟。两叶浮云褪为蔷薇色，被风吹散，上下分飞。但见云儿在夜色渐浓的长空纷纷散去。霎那间，下面的那朵云渐渐缩小，不知不觉消失得片影无存。于是，剩下那一朵云，又褪为灰色，在空中徘徊，若隐若现。

终于，不论远山或长空，无不一片昏暗；夜幕中惟有三楼少妇的脸，留下了一点皎洁。

2 “小姐……唉呀，这可怎么好，又说走嘴了。嗒嗒……噢，夫人！我回来啦。哟，漆黑。夫人，您在哪儿？”

“嘿嘿……在这儿哪。”

“唉呀！在哪儿？快请回房，会受风寒的呀！老爷还没有回府吗？”

“谁知是怎么啦。”少妇边拉开纸格门进屋，边说：“不妨传话给下边，派人迎接！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她边说边摸索着擦燃了火柴，掌起灯来。只见她是年约半百的老妇。

这时，楼梯声响，旅馆的侍女走上楼来。

“噢，恕我冒昧。老爷也太慢条斯理了……噢，刚刚打发小伙子迎接老爷去啦。老爷就要回府了吧？有信……”

“啊，父亲的来信。老爷快点回来多好呢。”挽发少妇无限怀念地打量着信皮上的字迹。

“将军大人的来信……真想快点拜读。嗒嗒……一定又

讲了些有趣的事吧？”

侍女上好百叶窗，在火炉里添了木炭，然后退下。老妇将一包裹收进壁橱，站起身，走上前来。

“天气真够凉的。和东京大不相同啦。”

“五月里樱花才开哪！几妈，您再靠近我一些。”

“谢谢。”老妇边说边盯住少妇的脸。“真象做梦哪！看您挽了这样的发髻，端端地坐着，几妈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拉扯大的那位小姐。老夫人去世的时候，我背着您，您哭喊着‘妈妈’，一切都象在眼前似的。”几妈热泪纵横地说：

“当您坐上花轿的时候，我还想：倘若老妇人在世，看您那么俊俏的模样，不知该多么高兴呢。”说着，她拖出衬衣袖子拭泪。

少妇似乎也为之所动，垂下头来。只有烤火的左手手指上的指环，灿烂的金光照人。

片刻，几妈抬起头来。“请原谅。我又提起这些事了。唉哟，人一老，就变得唠哩唠叨的。噢，嗬嗬……小姐，不，夫人！您从前一切都够苦的啦，总算坚强地熬了过来。瞧好吧！往后呀，一色是喜兴事儿啦！老爷又是那么一位和气的人……”

“老爷回来啦！”楼梯口传来了侍女的语声。

3 “啊，好累，好累！”

一名二十三、四岁的西装男子，脱下草履，对迎接的二人微微地颌首致意，跨进了檐廊，又回头瞟了一眼手提灯笼的小伙子说：

“噢，辛苦，辛苦！那束花，麻烦您，用温水生上吧！”

“哟，真美！”

“真的，啊，多么美丽的杜鹃花呀！老爷，您是从哪儿采来的呀？”

“美吧？喏，还有黄色的哪，叶子好象‘千年红’<sup>①</sup>，我是想求浪子明天早晨给生上才采来的……喂，我立刻去洗个澡吧！”

“老爷可真活泼！到底是军人，与众不同啊，是吧？夫人！”

夫人将叠好了的外衣轻轻地吻了一下，挂在衣架上，只是微微一笑，却不发声。

那名青年“噔噔噔”踏上楼梯，脚步声在纸格窗外停了。

“啊，真痛快！”说着，他跨进门来。

“哎呀，老爷，您已经上楼啦？”

“男子汉嘛！啊，哈哈……”老爷爽朗地笑着，将夫人羞答答穿在身上的和服棉睡衣一把扯下来披上，说了声“对不起”，便在座垫上盘腿大坐，双手托腮。他那剪平发的头胖得象个栗子虫似的；风吹日晒的脸如同熟透了的鲜桃。浓眉亮眼，虽然鼻下稀疏的小胡象些毛虫，但不知什么地方总还保有些天真气，真是个招人稀罕的小伙子。

“武男，有信！”

“啊，岳父写来的吧？”

武男整装端坐，拆开信封，取出信笺，只见另附一纸。

“这是给浪子的……嗯，看来还算平安……哈哈，又

<sup>①</sup> 学名石楠，蔷薇科植物。

说了些诙谐语……如闻其声啊！”武男含笑读罢，将信卷起，置于身旁。

“还问候几妈哪，再三嘱咐说：‘由于换了环境，要善自珍摄，勿使宿疾复发。’”浪子回顾送来饌肴的老妇说。

“啊，是嘛，多谢了。”

“喂，开饭，开饭！今天仅仅吃了两个饭团，足足走了一天，肚子饿极啦……哈哈，这是什么鱼？又不是油香鱼……”

“叫什么大马哈鱼……是吧？几妈！”

“是吗？香，太香啦。喂，再来一碗！”

“嘿嘿……老爷吃得太快啦。”

“当然啦。今天从榛名山<sup>①</sup>登上相马岳<sup>②</sup>，又爬了两座山，到了‘屏风岩’下，才和迎接的人相遇呢。”

“走了那么多的路？”

“不过，相马岳的风光太美啦，真想叫浪子也开开眼。一边是茫茫的平野，利根川<sup>③</sup>在遥远的天际奔流；另一边就是所谓的重峦叠嶂。站在山顶，遥望富士山，只有那么一点，妙极啦。若是引吭高歌，真想和柿本人麻吕<sup>④</sup>比个高低哪！啊哈哈……喂，再来一碗！”

“景致那么美呀，真想去看看。”

“嘿嘿……浪子若能爬上去，赐给你金鸡勋章<sup>⑤</sup>。那些

① 位于群马县中部。

② 位于福岛县相马市。

③ 贯于群马、栃木、埼玉、茨城、千叶五县，注入太平洋。

④ 日本上古著名歌人，三十六歌仙之一，生卒年月不详，约在持续、文武、和铜时期。

⑤ 明治二十三年制定，发给武功卓著者，共七级。

险峻的大山呐！悬下十几根铁锁，要顺着它爬哪。我么，是在江田岛练就的体魄。即使现在，嗖的一声，不论是桅杆还是绳索，都能上得去，满不在乎。象浪子之流，怕是连东京的泥土都不曾踏过哩！”

“呀，贫嘴！”浪子笑微微的，脸儿羞得通红说：“我在学校里也做过体操呀。”

“嘿嘿……贵族学校的体操，可真拿它没办法。是呀，是呀，那是什么时候啦，我曾去参观，又是提琴，又是什么，呜呜哇哇地响；同时，唱起《环球的国家》之类的歌。女学生们都拿着扇子，忽而踮脚，忽而弓身，忽而旋转。我还以为是练习舞蹈哪，可，那就是体操啊！哈哈……”

“唉，嘴真刻薄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那时候，有个人和山木家的姑娘挨着肩，挽了个抓髻，在嘀咕些什么。穿一件紫红色裙裤，大模大样，在翩翩起舞哪。那一位，就是浪子小姐哟！”

“哈哈……又嚼舌头。你认识那位山木先生？”

“山木是亡父一手照料的，现在也还往来无间哪！哈哈……浪子输了，所以，一言不发啦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噢，嘴嘴嘴……小两口这么吵嘴可不行。喂，喂，这可是友好茶哟！”

## 二、花 溅 泪

1 前回暂且称为青年者，乃男爵海军少尉，名叫川岛武男。如今，经媒妁之言，和名震海内的子爵、陆军中将片冈毅的长女浪子小姐已行合卺之礼，这刚刚是上个月的事。如今，他请了个短假，带着新娘和从新娘家跟来的几妈，在四、五天以前来到了伊香保。

浪子八岁丧母。因为当年才八岁，如今，母亲的姿容已经依稀难辨。但还记得母亲总是面带笑容。弥留之际将浪子叫到病榻，瘦弱的手紧紧握住浪子的手说：“浪子！妈妈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你一定要听话，悉心伺奉爸爸，爱护阿驹呀。再过五、六年……”说着，泪飞如雨。“妈妈死后，你能想起我来吗？”浪子如今已经是乌发垂肩。可是那时，还是剪的齐额短发，乌发密密层层。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摩挲。这些事，深深刻在浪子的心版，永志不忘。

过了一年，来了这位现在的母亲。从此以后，万事都天翻地覆。原来的生身母亲出身于名门武士之家，诸事万般，无不彬彬有礼。虽然如此，也常听女仆们说：“象她们那样的恩爱夫妻实在罕见。”继母也是出身于名门武士之家，但是，早年去英国留学，沾染欧风，甚于男性。于是，万事都与从前大变，实行彻底革新。仿佛一切都是为了消除浪子对生身母亲的怀念与记忆。她对父亲也事事都毫不顾忌地大说



大讲。父亲只是笑笑，当做耳旁风，常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认输，我认输。”有一次，父亲和一位很对性的难波副官夜饮，后母竟也莅席。父亲白了一眼后母，哈哈大笑，说：

“喂，难波君！且不可娶个有学问的妻子哟！会叫你大吃苦头的呀！哈哈……”即使聪明的难波先生，在妈妈面前也不知如何周旋才好，只得百无聊赖地频频举杯。听说后来，他苦口婆心地恳求自己的夫人，不要女儿们多读书，读到高小毕业足够了。

浪子自幼娴淑过人，而且异常聪颖。虽未达到“卷帘即吟香炉雪”<sup>①</sup>的诗才，但自三岁被抱在乳母怀里，每送父到门，能亲自取帽，给父亲戴在头上，这点机灵劲儿，还是有的。浪子自幼培育的童心，好比春天里的嫩芽，纵使一度雪打霜欺，如若不是横遭践踏，只待冰雪消融，自会郁郁葱葱。永别慈母的浪子，其悲伤虽然深沉得不象孩童，但后来，如有阳光照抚，也会茁壮成长的。后母梳着西式发型，如靠近些，会被香水味熏得头晕；她有点吊眼梢，嘴很大，浪子初见时，的确有些畏缩不前。但，温顺的浪子对这样的继母也还心向往之。而继母却蓄意离间，将依依膝下的浪子推开。一个不通情理而恣意妄为的人，加上炫耀学识、胡乱猜疑和妒嫉，竟对八、九岁的可爱女孩，视如早有心数的成人而与之敌。于是，浪子无依无靠，冰冷与凄凉，沁彻心魂。啊！得不到爱，多么不幸！爱不成，则更加不幸。浪子虽有母亲，却不许她爱，虽有小妹，却不许她亲。虽有父亲、几妈和姨母，然而，不管怎么说，姨母是个外姓人，几妈是奴仆

<sup>①</sup> 日本用白居易的故事喻诗才。